

真情树
PURE FEELING
05

小米 编

催泪率96.5%的 中国第一奇书

本书在北京、上海、珠海、
昆明等城市抽样1000人，
仅有35人未流眼泪。
每一个感人片段，让你眼泪滂沱。

我在
时光深处
等你



静美的时光深处，期待与你转身相遇。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我在 时光深处 等你

小米
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小米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 小米编.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2

(真情树)

ISBN 978-7-5470-2930-5

I. ①我… II. ①小…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9147号

本书收入的部分文字作品稿酬已委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相关著作权人联系。电话: 010-6597890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商务楼 4 层 (100020), E-mail: Chinacopyright@yahoo.cn。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30千字

印 张: 6.5

出版时间: 2014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鸿艳

封面设计: 鄂姿羽

版式设计: 鄂姿羽

ISBN 978-7-5470-2930-5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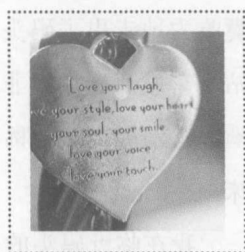
001	蓝色的悲伤浩瀚无边	甘孜昆仑
015	别动世界上最美的那朵花	赵功强
019	洗手间里的晚宴	佚名
023	宽恕的光芒	(美国) 劳拉·希伦布兰德 魏兆岗译
029	一厘米的痛有多痛	手语
037	藏在被子里的爱	佚名
045	一个老乞丐的一句话	佚名
049	月亮再弯，亮着就好	朱成玉
053	母亲的盲道	佚名
059	我们心中的蛀虫	连谏

Contents 目录

063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台湾) 张文亮
065	梅花毛线衣	佚名
071	用我的眼睛去看世界	佚名
075	保姆万姐	岑桑
083	想象五年后的你	佚名
089	比生命更长的爱	卫宣利
097	今生，我欠你的	佚名
107	下辈子，让我做个教书先生	佚名
113	第四十一个	文泉
119	没有樱桃的下午三点半	短发夏天
127	蜘蛛与甘露	佚名
131	母亲的鞋样	大庆鸿儒
135	八元五角钱的震撼	佚名

139	悲情蝴蝶	赵太国
143	父与子	佚名
147	哥，我是小贝	佚名
155	来生，还比你快……	周海亮
163	胆小鬼志奇	佚名
175	最好的结果	莫小米
179	地铁里的狗	(英国)伊丽莎白·罗巴德
185	第一百个客人	赵雅婷
187	蒲公英的幸福	佚名
191	土豆的味道	刘世树
197	有一种爱是不能被猜疑的	佚名

Sadness



Title/ 蓝色的悲伤浩瀚无边

Author/ 甘孜昆仑

也许，我和她，是空中的候鸟，注定相隔万里；也许，我和她，是被冰雪遗失的千年睡莲，注定今生无缘……

多年以后，你是否也会和我一样在偶然拾起那些当年的照片时泪流满面；是否也会对自己曾经一缕浓墨重彩的痴狂仍然心存感动。那个清瘦的影子，那个忧郁清澈的眼睛，那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展颜一笑，注定像绵里藏针一样让我终生怀念。

我曾经为之疯狂过，那个叫丁丁的女孩子。

十七岁的那个夏天，我揣着大学通知书飘洋过海来到海南岛就读。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近三十个小时的漂泊依然疲惫不了我的兴致。当船抵达海口秀英码头的时候，南国风光几

乎让我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背着厚重的行囊吃力地走出了码头。码头外冷冷清清的，根本没有大陆火车站汽车站那样热闹非凡的景象。轻盈的海风、挺拔的椰子树、幽静整洁的街道、稀少的人烟……无一不展现着南国独有的韵味。

我在临近码头的一家小饭馆坐下，要了一份饭菜。当放下行囊后才感到阵阵的饥饿。还没等菜上来我已经吃了两碗白饭，邻桌的食客用不解的目光朝我扫了又扫。我顾不了太多，一阵狼吞虎咽，酒足饭饱后才发现背包里的钱包不知去向。我一阵慌乱，呆呆地望着饭店的老板不知所措。

“怎么了？”

“我，我，我的钱包丢了。”我的声音很低沉，有些颤抖，连我自己听起来都很吃力。老板用特不屑的眼神瞟着我一声不吭。那表情分明在说：“你这种无赖我见的多了，别耍花招，给钱！”

我摸索了半天，将大学通知书递了过去。老板仔细地看了看，又上下审视了我一会儿说：“这个有什么用？对我来说就是废纸！”

“我回头把钱给您补上行吗？”

“回头？回头我去哪里找你啊！”

“通知书上有地址的，我不会说谎的。”

“切，这年头说谎的人不稀奇了，再说了，我能为这几块钱跑到你学校找你吗？”



我一时无语，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很优雅的声音：“老板，多少钱？”当我回头看她的刹那，立刻惊呆了。

身后的女孩子高挑单薄，细腻的皮肤里似乎能浸出水来，明净的眼睛宛如一潭秋水清澈而忧伤，在她的眼神里，有着无法复制的开朗和落寂。

“一共八块钱。”老板说完伸手接过女孩子手中的钞票，很利索地放进了口袋。

她付完钱后转身就走，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我呆呆地望着她，看着她飘逸的身影，优雅轻盈的步子。在那个明媚的夏季、在那片椰子树下的午后我犯了花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走进公交车里却不知所措。

车子动了，她突然对我展颜一笑，就像散开的白云，盛开的花朵，那样缓和宁静温柔似水。本来已经够呆木的我哪里经受得起这般挑逗的微笑，我一下子被那个微笑击中了要害，弄得我天花乱坠铺天盖地的。她的眼神像一阵秋风，只轻轻一吹，就撩动了我心里漫天的落叶，让我无力自拔。

这是谁也理解不了的痴狂，在那一瞬间我开始痴迷上了这个优雅文静的女孩子。我想和她在一起，无论做什么都好，只要跟她在一起哪怕堕落也愿意。我当即发誓，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的足迹，和她一起共度日后的朝朝暮暮。我决定喜欢她，无论她在哪里，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她喜不喜欢我，无论她有没有男朋友，都不能阻挡我喜欢她的决心和信念。

我把学校的地址告诉了饭店老板，希望他再见到这个女孩



Happiness is a butterfly,
which, when pursued, is always
just beyond your grasp, but
which, if you will sit down
quietly, may alight upon you.



子后能告诉她，让我当面感谢她的帮人所难之心。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她。老板含笑点头，说一定一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只觉得那一刻内心在颤抖，心潮起伏得无法遏制。就像那个梦里寻觅千万次的身影突然展现在眼前又对我莞尔一笑，无论如何我也承受不住，我发誓我要找到她，哪怕是穷尽我一生的时光。

第二天，我去了那家小饭店，老板依旧春风满面，见到我后慌忙招呼。我问他，那个女孩子来过没有？他连连摇头，并说放心，看到她后一定转告。

第三天，我去了那家小饭店，她依然没有来。

第四天，我又去了，她还是没有来。

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

整个夏天，我的思绪里全是她的身影。睁开眼睛，却看不见她的容颜。我无数次地询问饭店的老板，那个女孩子来了吗？如果来了请你留下她的电话。老板善意地点了点头，朝我说，你真执着。

或许，她不属于这座城市，她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而去的过客，也许她以后也不会来这里了，我们的一面之缘也许是今生的最后的诀别。可是，她为什么那么深刻地注入了我的血液，让我百转柔肠？只是惊鸿一瞥的人，为何这般刻骨铭心，梦魂牵绕？

太阳升了又落，影子长了又短，天空阴了又晴。那个灼热

的夏天始终不能释怀我心头那个明净的展颜一笑。

秋天来了，远去的夏日里却远去不了我寻找她的足迹。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失望，慢慢地漫过了麻木。小饭店拆除了，替代它的是一家灯红酒绿的歌舞厅。每次站在马路对面看着欢跃闪烁的霓虹灯时，我知道，也许，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是一生一世吧。

春节即将来临，学生们都陆陆续续踏上归乡的旅途，校园内一片空荡荡的。忧伤在半空中来回荡漾，有点秋后落日的感觉，一种飘洋过海的惆怅挥也挥不去。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秀英码头，看了看表，离开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又一次习惯性地来到那家歌舞厅门前，夜晚辉煌的门面此时已经冷落空影，紧闭的大门前一片落叶在海风的吹动下抖动不已。我突然想起唐代诗人刘希夷的诗句来：“年年岁岁花相识，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将我的心情写尽，我写不出更好的诗句来，我只能重复着他的诗句愁眉延忆。

船从海口市的秀英码头出发，到达海安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我吃了点东西就急急忙忙乘上去湛江的大客车。本来可以直接到广州的，因为到广州的大巴车要下午三点才开车，我懒得等下去，干脆先到湛江，从湛江到广州的客车比较多，到了广州后就可以乘火车回家了。

从海安到湛江，再从湛江到广州，等身处于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了。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本以为拿着学生证可以买到票，结果让人是失望的。



无奈，我背着行囊加入了排队买票的行列。

真得感谢上帝，熬了半夜没有白费力气，总算买到了第二天中午的火车票——站票。我顾不了太多，只要能回家就是万幸，比起那些买不到票回不了家的民工，我算是幸运多了，站票就站票吧。

尽管疲惫不堪，我仍然在第二天中午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候车室。我几乎在每个候车大厅内都做了目光扫描，希望扫见那个我思念已久的身影。可是，她没有出现。缠绕在脑海中的魔幻般的相见场面又一次破灭，我几乎开始眩晕起来，在看不到每一个靓丽的背影后，我急切希望背影的另一面是让我梦魂牵绕已久的容颜。

开始检票了，我随着人群来到了五号站台。由于人多，再加上我还是个站票，我只好徘徊在站台上等待其他旅客先上车。我背上背着行囊左顾右盼，在即将上火车的一刹那，我看到四号站台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的天！是她！

依旧飘逸的身影，柔和的长发被风吹起遮住了半个面目，她拉着行李箱正一步步朝车门口走去。那轻盈的步子，优雅的背影，明亮了整个站台。

“嗨！”

我大声朝她喊叫。我依然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也只能这么喊她。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也许是我的嗓门儿太高的缘故吧，列车员朝我喊叫：“快点啦快点啦，火车要开啦！”

“嗨！嗨！嗨！”我冲着她喊叫，急忙冲上楼梯朝第四站台冲去。我像个疯子，全然不顾自己乘坐的火车即将启动。当我来到第四站台的时候，她乘坐的火车已经启动了，我发疯地跟着火车奔跑，不停地朝她挥手朝她咆哮。恍惚中，我似乎看到她回头看了一眼，也仅仅是一眼，又好像不是在看我。我拼命地朝她挥手，我的行囊散落一地，没有人知道我怎么了，更没有人知道我这颗在破碎中苦苦呐喊的心。

火车越去越远，直到完全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我蹲在地上，所有的伤痛所有的惋惜所有的日落月沉的悲伤一起涌上心头，像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我内心那块最柔弱的地方。

我想哭，想放声大哭。

我终于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也许是一生一世。

秋去冬来，日升月落。

那些飘扬在我心头的柔情依旧在杨柳细雨间穿行，带走我的心绪。我知道，也许，那年那月那个悠扬在我心间的涓涓温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

转眼间已经大四。四年里我无时不在思念那个明朗的身影，那个展颜一笑的容颜。也许只有她才能诠释我一生的情感。我突然觉得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当我伸出手去，握不住你的手；当我回过头去，看不清你的容颜。

谁是我失散已久的恋人？谁是我仰望多年的女神？

我就像一个即将上钩的小鱼，固执得不可救药，苦涩而酸



If you weeped for the
missing sunset, you would miss
all the shining stars.

楚。我一个人走了太多的黑夜，太需要与人同行。可是，天下拥挤而空旷，我的爱人你在远方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个拒绝我涉水而来的女孩儿是你吗？真的就是你吗？

两次短暂的相遇，两次伤痕累累的擦肩而过，那一道道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到底是虚幻的图画还是真实的风景？

四年，四年的相思，人生有几个四年？我将人生中那段最宝贵最青春的时间无私地奉献给了那个虚无缥缈的背影，还有那个梦幻般的展颜一笑。

我是那么的迷离、放纵、痴迷、疯狂地寻找，却一无所获。

我是那么的安静、揪心、扭曲、挣扎地等待，却如幻如影。

也许，真的是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

又一个夏季即将来临，走完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我即将毕业。

同学们开始东奔西走，喝酒聚会挥手告别。人人都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以前的个人恩怨一夜间烟消云散，每个人的脸上堆满了离别伤逝的情绪。我不停地喝酒，尽量把自己灌醉，最好醉得不省人事，醉得忘掉四年来所有的所有。我坐在狼藉一片的宿舍内，翻看着同届毕业的同学的相册，有我们艺术系的，还有外语系的、历史系的、工商管理系的、国际贸易系的等等。

我很无聊，将相册翻了一遍又一遍，看着那些熟悉的陌生的面孔上绽开的花蕾，自己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突然，我惊呆了，只觉得天昏地暗，那个我思念了四年、牵挂了四年、



寻觅了四年的容颜就外语系的相片里出现了。她站在最前排，优雅如水，倾国倾城，笑容一如当年。

我突然泪如雨下，这个梦里寻你千百度的她，这个千回百转的她，在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出现了，而且就在我最近的地方。在我苦苦寻遍天涯海角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头看一下呢？为什么不曾环顾自己的四周呢？

爱情就这么愚弄人吗？

我抱着相册，发疯似的冲到外语系的女生宿舍楼下。见到从宿舍楼走出的女生我就指着相册问她是谁？

“丁丁！”

“丁丁？！”

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如此亲切，又如此的遥远。

“她在哪里？”

女生莞尔一笑说：“她去了机场，今天下午去澳洲的飞机。”

疯狂！又一次穷尽生命的疯狂！

机场里人来人往，我搜寻着每一个年轻女孩的脸，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因为我知道，这次一旦错过，必定遗憾终生。

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婀娜的身影从身边走过，唯独她没有出现。三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想那个即便是在恒河里流转了亿万年的流沙此刻注定与我无缘。缘分像一个不可抗拒的噩梦深深地刺进我的心脏。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地面上，不为别的，因为我的心真的很疼，很疼。

我擦了擦眼泪，我要回去了，那个注定与我无缘的梦幻就